

# 研讀《八大人覺經》心得報告

● 張尚德

我是學哲學的，在未做哲學系學生之前，為一個虔誠而狂熱的基督徒。後來學了幾年邏輯，將聖經有系統的讀了一遍之後，深覺基督教不能作為我的歸宿。思慮再三，最後，我還是脫離了原有的信仰。

去年，我下定決心要品讀叔本華的《世界意志及理念》一書，雖是走馬看花，未能精研，但對我的思想，卻極有啟思。常人都以叔本華為悲觀論者，但在我看來，叔氏其實無所謂悲觀與否，他僅是客觀解析世間的一些事象罷了。叔氏認為世間的一切現象，只不過是盲目的衝動，由之構成一種意志與理念的表現，我很讚佩這種說法。同時，因為知道叔氏的思想，受到佛法的影響極深，所以，我對釋迦牟尼佛的智慧，開始有了渴慕與欣羨。最近，恰巧有機會閱覽《佛說八大人覺經》，在細讀之後，頓覺沉悶心情豁然開朗，對於無法解釋宿命的順緣逆境，也像是有了答案。書中法語啟示，人生有所安排，也無所安排。說有安排處，人一無執著，則無入而不自得；說無安排處，人一有執著，則雖一髮之損、一毛之得，都可以亂己之心。現擬將恭讀後的幾點心得簡述於後。

第一覺悟說：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

脆，四大苦空，五陰無我；生滅變異，虛偽無主；心是惡源，形為罪藪，如是觀察，漸離生死。」我們透過哲學史，就可知以上說法是非常正確的。許多古希臘哲學家窮其一生，力求世界之根本實體、原理與歸結，但結果大多都落得一個無常，沒有定論。大數學家泰利斯說宇宙的原質為水，後來伊奧尼亞學派的安納西曼德又以為水是變動不居的，因此斷言一個無始無終、不變不滅的「無限」為宇宙的本質。但，這「無限」究竟是什麼，誰也弄不清楚。曾提出「畢氏定理」的畢達哥拉斯以有理數為恆常存在的解釋，影響《理想國》作者柏拉圖後來成其所謂理念世界，這些立論都也不過是一種唯心的說法罷了，並未窺見宇宙之真知。而佛陀所言世間無常，既不執著於物，也不偏蔽於心，可無為，可無不為，正可為「因緣和合、苦空無常」下了最貼切的註解。

於此，還有一位希臘哲學家——赫拉格里圖斯的學說，是頗饒趣味的。他以宇宙的原質為火，這個觀點若以現代物理學的角度來看，並不算正確，不過，他以為世間一切萬象，無不流動、變化無常，這一點與佛陀所說諸行無常之三法印教法正不謀而合。所謂無常，我們只要揆諸物質，便能見其盈虛消長；揆諸心靈，便可觀得悲喜恐懼之情緒興衰。說到國土危脆，李後主的四十年來銅駝荊棘之嘆，與三千里地黍離麥秀之悲，以及《紅樓夢》裡的「好了歌」不是最好的寫照嗎！數十代帝王已與草木同朽，億萬里江山終和日月同逝，一切萬物的活動，只是叔本華筆下的盲目衝動；他們瞬即消失，如幻影一般，人生大夢，無不如寒灰枯木。李商隱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」詩句，用來形容人類的「意志」與「理念」是最恰當不過的了。

說到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這些作用本來就是由外在的客物，與主觀的心靈所交融產生。客物原是變動不居，妄識也常持貪瞋癡



慢，二者一旦相互作用，便可能陷溺自身，終致毀滅。解析幾何之父笛卡兒曾說：「我思故我在。」所謂「我」，其根源為何？所以構成「我」之實質為何？以及「我」的歸結如何？「我」是代表著「名」，還是意謂著「實」？這些要點，笛氏並未加說明，但佛陀卻給我們肯定而明晰的回答。所謂「我」，即是「無明」，「我」只是因緣和合所構成的。「我」即無永恆，「我」既不永恆，則「我」之不存，也就很明顯了。

世間一切，萬法唯心，此即「唯心論」以及「觀念論」之所以產生的根據。茫茫宇宙，形為藪，萬物雜呈，擬為實用，此即「唯物論」以及「機械論」之所以產生的來源。姑且不論「唯心論」也好，「唯物論」也罷，實則心即是物，而物亦即是心。反過來說，物不是物，心更不是心。乍聞起來，在邏輯似有矛盾，然而佛陀有言本在了明三界，於種種萬法中，沒有一法可以建立，宇宙一切，都是真心起了妄念。所謂心，也不過是因為有了客體的妄相對待而起的假名。則究其極，所謂真心亦但有名。

第二覺知說：「多欲為苦。生死疲勞，從貪欲起；少欲無為，身心自在。」及第三覺知所言：「心無厭足，惟得多求，增長罪惡；菩薩不爾，常念知足，安貧守道，惟慧是業。」以上覺知，首要在於啟示吾人，了知心性、克制情欲，並超脫名利、忘卻生死。蓋佛說真諦，在求吾心，清靜本然，離諸名相，無有方所。如此，方能知足；能知足，就能常樂；能常樂，就能在德慧術知上精進不已，而達於無限的人生妙樂之境。第四覺知談：「懈怠墜落。常行精進，破煩惱惡，摧伏四魔，出陰界獄。」這一點在指引吾人，離差別相，能使自身不囿於一邊之見，而達於無聖無凡、無善無惡、無喜無悲、非無非有，以達真如之境。

第五覺悟謂：「愚癡生死。菩薩常念，廣學多聞，增長智慧，



成就辯才，教化一切，悉以大樂。」這一覺知內的「菩薩」兩字，或許會讓一般人以為只是膜拜的偶像代名詞，其實所謂「菩薩」，即自度度他者，從佛教的角度看，人人都能成就菩薩果位，就這一點言，也可見佛教其宗教氣魄之大。我們修持六度波羅密，就該了知世間一切法相，欲了知世間一切法相，則必須在各種世間法中親自去體驗領悟，但這又非具智慧，及有學問不可。就這一點來說，可知佛法並不能只從參禪時坐著不動的外相著眼，而是要積極的入世，在積極的活動與創造中，了悟法相、成就真如，思維萬物與我本為一體。萬物無我，我亦無萬物；萬物有我，我亦有萬物。

第六覺知言：「貧苦多怨，橫結惡緣。菩薩布施，等念怨親，不念舊惡，不憎惡人。」以上覺知啟示世人應汎愛眾，大公無私，無所謂仇敵冤親。就這一點來說，處此干戈擾攘之世，欲得和平，唯以佛法廣被大眾，才得以挽救人心，以振世風。第七覺悟又言：「五欲過患。雖為俗人，不染世樂；常念三衣，瓦鉢法器，志願出家，守道清白，梵行高遠，慈悲一切。」作為佛教徒，既了解宇宙一切無常，貪欲為患，吾人就應以制欲為樂，不為俗世所羈。所謂「行雲流水，野鶴孤僧」，那種高妙幽遠的境界終會成修行者最切實的依歸！

最後覺知說：「生死熾然，苦惱無量。發大乘心，普濟一切，願代眾生，受無量苦，令諸眾生，畢竟大樂。」吾人既能了知生老病死、四大皆空、五陰無我，若得超脫，則當念眾生，發無上悲心，力求普度眾生。學佛之最後境界終是真如，使自我在心性及行為上為最積極的人，如此，方足救己而救人，方報得佛之大恩。☉

本文節錄自《菩提樹》第七十五期  
民國四十八年二月八日出版